

新创企业的创业警觉、创业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

蒋 兵¹, 李振宁¹, 张力元²

(1. 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2. 西苏格兰大学商业与创意产业学院, 英国 佩斯利 PA1 2BE)

摘 要: 针对“为什么某些人可以发现和创造被别人忽视的创业机会”的传统难题, 以创业认知理论和创业拼凑理论为基础, 探究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和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创业拼凑(选择性拼凑、并行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作用, 其中选择性拼凑促进效果更显著; 两个维度的创业拼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均起中介作用; 创业激情正向调节创业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研究结论拓展了创业警觉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 进一步丰富了创业机会识别路径的研究成果, 为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实践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创业警觉; 选择性拼凑; 并行性拼凑; 创业激情; 创业机会识别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04-0130-11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in new ventures

JIANG Bing¹, LI Zhenning¹, ZHANG Liyuan²

(1. Management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China;

2.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 School of Busines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aisley PA1 2BE, UK)

Abstract: For the traditional problem of “why some people can fi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gnored by other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theory and bricolage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to discu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positivel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dentificati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positively affect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m, selective bricolage promotes the effect more significantly. Both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mediat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dentificatio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exte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opic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path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收稿日期: 2022-12-28 修回日期: 2023-03-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业拼凑驱动下裂变型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生成及演变研究”(18BGL050)。

作者简介: 蒋兵(1982—), 男, 山东淄博人, 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管理。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in new venture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selective bricolage; parallel bricolage;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创业机会识别作为创业活动的起点,是对由未满足市场需求生成的创业机会发现、评价和开发的探索学习过程^[1],直接决定了新创企业的创业成败。由此,关于“为什么某些创业者能够发现被别人忽视的创业机会”这一问题一直是创业领域关注的热点^[2-3]。现有机会发现观研究从最初只关注创业者的特质与行为,逐渐转变为关注创业者的认知过程与决策逻辑。根据创业认知理论,创业警觉建构了创业者独特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驱动了创业机会的识别^[4-5]。Tang等^[6]认为创业警觉能够有效识别和判断与创业机会关联的多领域知识和信息,能够激发创业者对新想法、新商机的创造性理解。Adomako等^[7]也认为警觉性高的创业者能够利用自身特有的认知结构,在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中广泛搜寻有利信息并挖掘潜在获利机会。现有创业研究广泛认识到创业警觉对于创业机会识别具有直接促进作用^[8],但缺乏对二者内在作用机理及路径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因此,在中国创业情境下深度揭示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创业机会的来源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主要形成了机会发现观和机会创造观两大流派^[9-10]。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始综合这两种观点来阐释创业机会识别,认为其既是对现实环境中客观存在机会的开发,也是创业者创造性的机会制造^[11-12]。但是,当前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作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机会发现观”,缺乏从“机会创造观”对两者内在作用关系的实证分析,难以对“在同样的机会认知下,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作出解答。Timmons^[13]在创业过程模型中指出机会和资源是创业的核心,只有二者间的高度匹配和融合才能确保创业成功。但资源本身并不代表企业的创业能力,资源基础理论和创业理论指出,企业能否创业成功取决于企业创业机会、可利用资源的数量以及有效配置和利用

资源的能力^[14]。由此根据资源编排理论,新创企业创业是对其所占有的独特资源结构化、能力化和杠杆化利用的资源动员和协调过程^[15]。但是,由于新生弱性,新创企业创业不仅要面对关键资源的稀缺困境,而且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价值最大化利用也成了需要解决又一难题。Baker等^[16]认为创业拼凑是为了发现和利用新机会而对现有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能够通过即兴而为和立刻行动的拼凑式资源编排突破企业资源约束,推动了对未知创业机会的探索。葛宝山等^[17]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发现内部手头资源的拼凑利用能够创造创业机会。因此,以手段(资源)为导向作为行动策略的创业拼凑,是新创企业对手头资源创造性组合和配置的动态能力体现,其思想恰好与机会创造观的观点一致^[18]。综上所述,创业拼凑在新创企业从创业警觉到创业机会识别中具有重要桥梁作用。虽然现有研究发现创业警觉、创业拼凑分别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重要影响,但并没有将三者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以此来揭示从创业警觉的机会发现到创业拼凑的机会创造的创业机会识别路径。此外,当新创企业面对创业压力和风险时,还需具备强有力的创业激情,从而为创业活动提供持续内生动力和情感支撑^[19]。由此,创业激情在创业拼凑驱动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创业认知理论、创业拼凑理论和情绪传染理论,本文构建了新创企业创业警觉驱动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模型,按照“认知—行为—结果”的逻辑框架,诠释了创业拼凑在从创业警觉到创业机会识别间的机会创造机理,分析了创业激情在创业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作用中的调节作用,并在中国创业情境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利用资源紧缺下的资源拼凑式创业行为对机会发现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诠释了从机会发现到机会创造、从创业目标到创业手段的机会识别路径,为新创企业主动探查外部创业机会,突破资源束缚抢

先实施创业活动识别创业机会提供了新的理论注解。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是针对未满足的市场需求整合优势资源和能力来创造更高或差异化价值的可能性,其如何识别是成功创业首要解决的难题^[20]。创业机会识别是基于自身优势资源和能力,寻找空白市场并形成机会概念及原型,进而采取实际行动验证其可行性的复杂动态过程,能够通过引入新的产品、服务或模式等新“目标—手段”关系来创造稀缺价值,涵盖了创业机会的搜索、认知、评价和开发^[1,21]。创业认知理论认为警觉性高的新创企业对机会窗口的感知更加敏锐。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创业警觉是驱动创业团队对内外信息筛选和加工,进而识别创业机会的特殊心智模式^[22],反映了创业团队对潜在创业机会的持续关注倾向和独特感知能力,能够帮助创业者发现易被他人忽视、尚未利用的创业信息和机会。Tang 等^[6]认为创业警觉需经历从扫描搜索新信息到联想联接不同来源异质性信息最后到评估判断潜在创业机会的完整认知过程,即创业警觉认知模型。由此,高创业警觉的新创企业能够凭借专有的特殊性认知图式,从动态变化的企业内外环境中先于他人发现潜在的创业机会。

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创业成功离不开对创业机会的深入研究和深刻把握。对此,高创业警觉能够通过作用于创业机会认知全过程,率先形成正确的市场环境认知,进而识别驱动创业机会开发的关键成功因素和各因素间的动态关系^[23]。首先,Busenitz^[24]发现高度创业警觉会激发创业团队对新事物的探索热情。新创企业能够通过对相关行业、不同领域的环境探查,快速扩充创业团队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本,开阔和丰富了创业视野、思维和经验,有助于创业团队更好地识别多元信息背后的创业机会。其次,新创企业难以从单一信息中识别有价值的机会,如何将各种信息关联利用是创业机会识别的关键^[13]。而创业警觉则会促进创业团队通过对多源异质信息的价值发

现、多样混搭、精巧构思和联接建立,形成独特的创业认知结构、逻辑框架和思维模式,能够充分激发创业团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助于新创业机会的识别。最后,面对复杂、多变和冗余的各类异质性信息,创业团队的创业机会识别在动态环境和有限资源约束下,常具有大量直觉感性思维驱动的投机倾向,由此而形成的创业认知偏差导致了创业失败。较高的创业警觉则显著提高了创业团队精准感知环境变化和预知未来发展的“情境意识”^[6],使其能够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进行创业信息的多重分析和研判,通过过滤低效冗余信息,促进了对高价值信息的聚焦学习和高效利用,有助于创业团队精确识别有效信息中的潜在机会。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1: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作用。

(二) 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

根据资源编排理论,创业拼凑是指在资源约束下为了解决新问题或创造新机会,对现有有限资源属性、功能和潜质的认知重构和创造性利用,打破了企业手头资源的既有利用方向和应用模式^[25-26],是企业突破常规利用现有资源来识别创业机会的试错学习过程。Baker 等^[16]研究发现创业拼凑存在选择性拼凑与并行性拼凑两种形式。其中,选择性拼凑是指在个别项目、部分领域有选择、有重点实施的聚焦拼凑策略,并行性拼凑是指在多个项目、多个领域同时开展、协同实施的分散拼凑策略。

由于新创企业具有新生弱性和新进入者缺陷,其创业活动也更为小心谨慎,只有高度的创业警觉才能够形成新的创业认知和灵感来推动新创企业的创业拼凑活动^[27]。由此,高度创业警觉拓宽了创业团队的经验宽度和商业视域^[28],有助于并行探查多个行业或领域的潜在创业机会,加速了创业机会开发思路、模式和路径的认知建构,为创造性整合利用现有资源的并行性拼凑和选择性拼凑提供了更多的方向选择。一方面,对于选择行拼凑,由于新创企业的手头资源非常有限,过多的创业拼凑方向将分散企业的资源投入,加大了

创业失败风险^[29]。而高度创业警觉会促使新创企业对来自多个行业或领域的众多新信息、新知识进行深度评估和判断,通过企业既有资源不同利用方式的推演论证和对比分析,聚焦成功率更高的创业拼凑方向和资源利用方式。另一方面,对于并行性拼凑,高度创业警觉能够通过对多个行业或领域信息资源的跨界联想联接^[30],来发现和建立现有资源的新关联、新结构和新用途,实现了企业既有有限资源和不同创业机会及应用场景间的动态连接和匹配,形成了多样化和创新性的资源利用方式组合。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a:创业警觉对选择性拼凑具有正向作用。

H2b:创业警觉对并行性拼凑具有正向作用。

对于尚未证实的潜在创业机会,在高创业风险和资源紧缺约束下,新创企业更倾向于利用已有有限资源的创业拼凑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31]。一方面,选择性拼凑常聚焦于1到2个创业方向开展创业拼凑活动,因此遵循了以创业预期驱动创业活动的因果逻辑型创业机会验证逻辑,也更加注重创业实施前的战略规划、方案策划和行动计划,能够从既定创业目标出发制定最优创业决策和选择最佳创业路线来达成创业预期。由于选择性拼凑的创业方向更加聚焦,因此更需要创业团队打破固有思维模式与行为惯例来深度重构创业认知框架,以此来更加精准地甄别创业方向和设计创业方案,这显著提高了企业创业机会识别的预判能力。而有选择性的创业机会放弃和自我阻止行为,也避免了因创业方向过多而造成既有有限资源的过度分散利用,有利于新创企业专注于特定的项目和机会^[20],进而促进了单一行业或领域的创业机会识别。另一方面,并行性拼凑旨在同时选择多个创业方向同时开展创业拼凑活动,是创造性重组和巧配既有有限资源来逐步验证潜在创业机会的动态学习过程^[32]。由于并行性拼凑需要同时面向不同的行业或领域,因此需要创业团队具备更丰富的创业知识经验和更高的创业认知柔性,来及时识别既有资源的潜在应用价值和创业机会。同时由于潜在创业机会并不总是同时

并发出现的,因此并行性拼凑的方向选择多是在可承受的损失范围内,面向偶然事件由即兴而发的创业决策驱动的动态增减变化过程,遵从了以既有资源和手段为条件开辟各种可能结果的效果推理型创业机会验证逻辑,能够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潜在创业机会集。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c:选择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作用

H2d:并行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作用

Ardichivili 等^[4]在构建机会识别过程模型时,指出高警觉性的创业者并不单纯依赖敏感性或知觉作用来发现创业机会,在机会识别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的资源利用行为。对于新创企业,创业拼凑是在可利用资源紧缺下最佳的创业行动选择,具有将创业机会认知转变为创业探索实践并验证其可行性的创业机会创造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高警觉性的新创企业对不均衡的市场、技术等外部信息更加敏感,具有更高的认知灵活性和发散性思维,能够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更快的搜寻和整合有价值的新信息和新知识,促进了创业拼凑的方向选择和推进实施。通过创业拼凑,新创企业需要对企业资源、网络和制度等要素进行颠覆、解构与试错^[33],不仅激发了创业团队对市场需求和既有资源的独特性见解,而且手头有限资源的拼凑式利用会产生更多创新性的构想及其组合,能够创造出独特的产品(服务)概念或市场需求,实现了创业机会的“无中生有”。此外,高警觉性的新创企业会将注意力和学习的重点有意识地聚焦在企业目标实现上,能够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准确投放和合理配置,显著提高了创业拼凑的有效性,避免了资源错配和浪费。而手头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则能够撬动和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由此产生的内外资源聚合效应则加速了创业机会的创造。由此,在创业警觉的认知推动下,新创企业通过着眼于手头有限资源立即利用的创业拼凑,可以快速响应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34],能够更高效地识别创业机会。因此,强资源约束下的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在创业警觉和机会识别之

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e:选择性拼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中介作用。

H2f:并行性拼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激情代表了创业团队对自身创业身份的认同度,表现为应对创业困难和失败时的专注与毅力等一系列积极情绪^[35],常作用于整个创业生命周期,能够激励创业团队主动识别外部环境信息来寻找新的创业机会,加速了新创企业的突破式成长。由此,创业激情作为创业团队内部共同、强烈、积极的情绪表达,具有相互感染、自我强化和持续激励等效应,使创业团队非常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推进创业进程,是创业成功的关键驱动力之一。由于“即兴而作”的创业拼凑活动存在高度的结果不确定性甚至是失败风险,阻碍了新创企业的创新创业步伐。但在高创业激情的激发作用下,各种创业不利条件和负面因素对新创企业的诸多消极影响将会降低,使创业团队对拼凑活动抱有更为乐观的结果预期,以此激发了新创企业更为长久的创业投入和坚持,能够激励创业团队主动发现现有手头资源的潜在价值,积极探索资源创造性利用的新设想、新模式和新途径,进而撬动和整合更多创业所需的外部资源,从而提高了创业拼凑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新机会的可能性。即使遭遇创业挫折,高度创业激情亦能够使创业团队快速的心理恢复和信心重建,通过全面、彻底的查找创业问题和总结失败经验,迅速提升了创业应用能力和重构了资源利用方式,持续推进了创业机会的探索学习。对此,Cardon^[36]依据情绪传染理论验证了创业激情的传递机制,认为创业激情能够通过情绪传染的方式由创业核心团队成员感染其他创业人员及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强化创业团队及利益相关者的创业身份认同,使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等创业活动获取更多的情感和物质支持,进而激发了创业团队的资源拼凑热情和机会创造空间。

因此,新创企业的创业激情越高涨,越能够充分发挥创业警觉的外部环境认知作用,来引导和激发对现有有限资源的创造性拼凑活动,正向推动了创业机会识别。反之,当新创企业缺乏创业激情时,对外部环境反应的创业警觉性将严重降低,环境信息的匮乏使新创企业无法有效规划和实施创业拼凑活动,抑制了创业机会识别。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H3a:创业激情在选择性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3b:创业激情在并行性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新创企业的创业警觉、创业拼凑对其创业机会识别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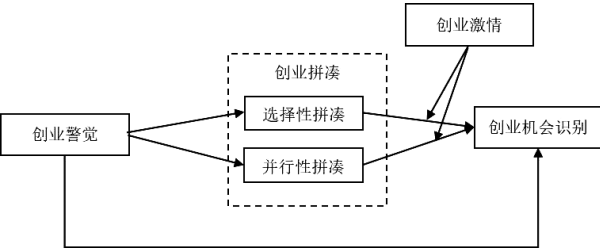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数据,将成立时间在8年内的企业认定为新创企业,样本主要涵盖山东、北京、江苏等省份。为了保证调研数据质量,在问卷设计阶段,阅读大量文献整理相关变量的成熟量表,与创新创业研究领域专家和教授进行问卷设计,将成熟的英文量表进行逐条翻译,并对文字表述和逻辑进行修正;在预调研阶段,选取10名新创企业创业者或核心团队成员进行预调研,并根据创业者的反馈结果对题项进行适当修改,使之更符合中国语境和国情;正式调研阶段,调研主要采用面对面和邮件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最终回收问卷371份;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问卷填写不完整或胡乱填写的无效问卷67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0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0.8%。表1为样本特征的分布情况。

表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频数	频率/%	变量	类别	频数	频率/%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93	30.6	企业年龄	小于3年	116	38.2
	本科	148	48.7		3~5年	112	36.8
	硕士或博士	63	20.7		6~8年	76	25.0
公司规模	少于50人	131	43.1	行业类型	软件、信息技术业	82	27.0
	51~100人	85	28.0		生产制造业	67	22.0
	101~300人	58	19.1		交通运输业	56	18.4
	301~500人	22	7.2		生物医药业	33	10.9
	500人以上	8	2.6		其他行业	66	21.7

(二) 变量测量

本文均使用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问卷量表,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进行度量。

1. 创业警觉。研究借鉴Tang等^[6]和张浩等^[37]等的研究,共13个题项。

2. 创业拼凑。本文参照崔杰^[28]和Senyard等^[38]的量表研究,明确区分了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2个维度,每个子量表各有4个题项。

3. 创业激情。本研究借鉴Cardon^[36]设计的量表,共7个题项。

4. 创业机会识别。研究借鉴张秀娥等^[2]和Bhave^[39]的研究,共7个题项来测量创业机会识别。

5. 控制变量。为了防止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借鉴先前学者的研究,本文对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等变量进行控制。首先,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组织惰性会增强,企业对外界敏感程度和探索动力会逐渐降低^[40]。其次,通常认为企业规模的大小会影响企业的僵化程度,规模更小的企业也相对更加灵活^[41],可以更敏锐地挖掘行业发展趋势,也更容易进行拼凑活动。另外,企业所处行业不同,其业内竞争强度也会有所差异,其对资源的拼凑也会产生差异^[42]。最后,因为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影响管理者的认知,进而影响其对资源的利用和处理能力^[43],因此同时控制了创业者的教育程度。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信度、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SPSS 23.0和AMOS 24.0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各变量

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7,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3结果显示,5因子模型($\chi^2/df = 1.670, p < 0.001$; IFI = 0.943, TLI = 0.938, NFI = 0.942, 均大于0.900; RMSEA = 0.047, 小于0.050)的拟合度最好,问卷的主要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良好。同时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良好。同时,CR值均在0.7以上,AVE均大于0.5,表明指标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发放之前进行了预调研和问卷修正等环节,并且主要采用已有成熟量表,保证了较好的内容效度。

(二)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相关性系数与区别效度如表4所示。创业警觉与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创业机会识别也存在显著正相关。选择性拼凑、并行性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假设检验提供了支持。

(三) 共同方法偏差和共线性检验

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根据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5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1.089%,低于40%标准,并未出现单个因子解释多方差的现象,因此判定样本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的VIF值均在3以下,容忍度均大于0.1,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

表 2 信度和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信度效度指标
创业警觉	我们总是尝试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商业信息	0.759	$\alpha = 0.950$ CR = 0.944 AVE = 0.607
	我们了解市场动态的媒介有很多种	0.813	
	我们会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关于经营的问题	0.752	
	我们能够发现他人忽略的要点	0.754	
	我们总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发现有价值的资源	0.776	
	我们通过洞察,能在偶然间产生商业设想	0.813	
	我们能找到看似无关事情之间的联系,并将他们重新整合	0.822	
	对于他人忽略的事情,我们会保持关注并认真思考	0.788	
	我们会对一闪而过的想法进行心理模拟和行动设想	0.797	
	我们会尝试采用新方式和方法来处理日常事务	0.759	
	我们曾预见到了某些蕴含商业潜质的事物	0.732	
	我们对经营做出判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0.716	
	我们总是能够从多个机会中选出最好的一个	0.736	
选择性拼凑	当面对新的特定机会时,我们尽可能使用手头或者廉价资源	0.739	$\alpha = 0.862$ CR = 0.863 AVE = 0.612
	当面对新的特定机会时,我们能够利用手头资源获得可行方案	0.819	
	我们会整合手头资源和廉价获得新资源满足特定需求	0.815	
	我们能够通过整合原本计划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来有效应对创业过程中的某个挑战	0.754	
并行性拼凑	在资源受限条件下能够通过整合手头资源来同时应对各种需求	0.778	$\alpha = 0.853$ CR = 0.855 AVE = 0.596
	我们能够利用手头资源应对更多挑战	0.758	
	我们能够通过整合手头资源有效应对任何新的挑战	0.754	
	我们总是相信手头或廉价资源的利用,足以迅速解决任何挑战	0.798	
创业激情	我们很高兴能找到可以商业化但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	0.749	$\alpha = 0.905$ CR = 0.905 AVE = 0.577
	我们乐于创立公司并推动其快速发展	0.765	
	我们有激情去创建并完善企业发展团队	0.770	
	我们善于抓住机会并喜欢开拓新的未知领域	0.768	
	我们热衷于培育新的企业绩效增长点	0.763	
	我们乐于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思路	0.739	
创业机会识别	我们有信心应付创业中遇到的风险和挑战	0.761	$\alpha = 0.892$ CR = 0.893 AVE = 0.544
	我们识别的创业机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0.741	
	我们识别的创业机会具有独特性	0.716	
	我们基于机会识别的产品或服务能够被社会价值观接受	0.730	
	我们识别的创业机会竞争力较强	0.733	
	我们基于机会识别而提供的产品/服务尚未普及	0.712	
	我们基于机会识别的产品/服务收益较高	0.737	
	我们基于机会识别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持续利润	0.793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χ^2/df	RMSEA	IFI	TLI	CFI
五因子模型	EA、SB、PB、EP、EOI	1.669	0.047	0.943	0.938	0.942
四因子模型	EA、SB + PB、EP、EOI	2.437	0.069	0.876	0.866	0.875
三因子模型	EA、SB + PB + EOI、EP	3.321	0.088	0.798	0.783	0.797
二因子模型	EA + EOI、SB + PB + EP	4.913	0.114	0.659	0.635	0.657
单因子模型	LI + EI + SB + PB + IOS + SI	6.566	0.136	0.514	0.481	0.511

注:EA = 创业警觉、SB = 选择性拼凑、PB = 并行性拼凑、EP = 创业警觉、EU = 环境不确定性、EOI = 创业机会识别。下同。+ 代表前后 2 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表 4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与 AVE 平方根值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教育程度	1.000	—	—	—	—	—	—	—	—
2 公司年限	0.065	1.000	—	—	—	—	—	—	—
3 公司规模	0.045	0.182 **	1.000	—	—	—	—	—	—
4 行业类型	-0.026	-0.017	0.041	1.000	—	—	—	—	—
5 创业警觉	0.068	-0.005	0.065	-0.058	0.779	—	—	—	—
6 选择性拼凑	0.211 **	0.017	-0.031	-0.101	0.381 **	0.782	—	—	—
7 并行性拼凑	0.158 **	0.135 *	-0.041	0.052	0.318 **	0.319 **	0.772	—	—
8 创业激情	0.049	-0.034	0.049	-0.094	0.236 **	0.268 **	0.281 **	0.760	—
9 创业机会识别	0.093	-0.054	-0.066	-0.024	0.374 **	0.366 **	0.272 **	0.064	0.738
均值	1.901	1.868	1.984	2.832	4.912	5.009	4.804	5.118	5.068
标准差	0.711	0.785	1.073	1.452	0.777	0.770	0.812	0.756	0.724

注:对角线上加粗字体数值为 AVE 平方根,** 相关性在 $p <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性在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n = 304$ 。

(四)假设检验结果

1. 主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法验证了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同时检验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和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如表5所,模型1仅包含了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创业警觉,模型的解释力上升。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作用($r=0.374, p<0.001$),假设H1得到验证。

2. 创业拼凑的中介作用检验

由模型8可知,创业警觉对选择性拼凑的正向影响显著($r=0.369, p<0.001$),由模型10可知,创业警觉对并行性拼凑的正向影响显著($r=0.321, p<0.001$),假设H2a、假设H2b得到验证。同时,在模型3中加入中介变量创业拼凑(选择性拼凑、并行性拼凑),模型解释力得到提升。且选

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均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0.306, p<0.001; r=0.183, p<0.01$),假设H2c、假设H2d得到验证。最后,将创业警觉和创业拼凑作为自变量对创业机会识别进行回归,对比模型2和模型4可知,增加选择性拼凑后,模型4中选择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r=0.254, p<0.001$);同时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r=0.281, p<0.001$),且相较于模型2作用系数均有所下降。最后将模型2和模型5进行对比,增加并行性拼凑后,模型5内并行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r=0.169, p<0.01$),并且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r=0.320, p<0.001$),但系数均有所下降。因此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均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e、假设H2f得到验证。

表5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机会识别						选择性拼凑		并行性拼凑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教育水平	0.098	0.074	0.006	0.027	0.052	0.015	0.210***	0.186***	0.154**	0.133*
企业年限	-0.050	-0.042	-0.078	-0.046	-0.067	-0.064	0.009	0.017	0.140*	0.147**
企业规模	-0.061	-0.086	-0.035	-0.070	-0.070	-0.060	-0.038	-0.063	-0.076	-0.098
行业类型	-0.020	0.002	-0.003	0.021	-0.011	0.009	-0.093	-0.071	0.062	0.081
创业警觉	-	0.374***	-	0.281***	0.320***	0.251***	-	0.369***	-	0.321***
选择性拼凑	-	-	0.306***	0.254***	-	0.228***	-	-	-	-
并行性拼凑	-	-	0.183**	-	0.169**	0.123*	-	-	-	-
创业激情	-	-	-	-	-	-	-	-	-	-
R^2	0.016	0.155	0.169	0.207	0.179	0.219	0.055	0.189	0.050	0.151
Adjusted R^2	0.003	0.140	0.152	0.191	0.162	0.201	0.042	0.176	0.037	0.137
F值	1.243	10.901***	10.066***	12.903***	10.788***	11.866***	4.355**	13.924***	3.899**	10.622***

注: * 相关性在 $p<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 相关性在 $p<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 相关性在 $p<0.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下同。

3. 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两者交互项。如表6所示,在模型1中加入调节变量创业激情和选择性拼凑,结果发现创业激情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选择性拼凑与创业激情的交互项,结果发现创业激情正向调节选择性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促进关系($r=0.290, p<0.001$)。在模型3中加入创业激情和并行性拼凑,结果显示创业激情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并行性拼凑和创业激情的交互项,结果发现创业激情正向调节并行性拼凑与创

表6 调节效应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教育水平	0.022	0.054	0.056	0.064
企业年限	-0.055	-0.056	-0.091	-0.078
企业规模	-0.044	-0.036	-0.038	-0.043
行业类型	0.011	0.016	-0.040	-0.043
创业警觉	-	-	-	-
选择性拼凑	0.371***	0.347***	-	-
并行性拼凑	-	-	0.283***	0.286***
创业激情	-0.036	-0.008	-0.024	-0.012
选择性拼凑 × 创业激情	-	0.290***	-	-
并行性拼凑 × 创业激情	-	-	-	0.240***
R^2	0.141	0.223	0.089	0.146
Adjusted R^2	0.124	0.205	0.071	0.126
F值	8.140***	12.161***	4.849***	7.248***

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r=0.240, p<0.001$),因此假设 H3a、假设 H3b 得到验证。为了直观的展现创业激情的调节作用,本文绘制了调节作用图,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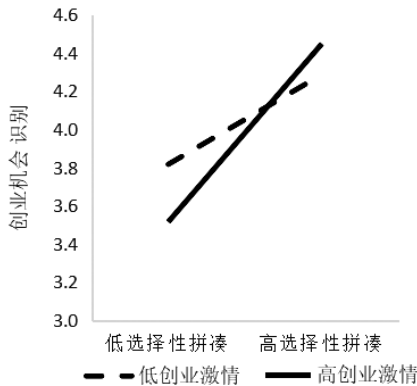


图2 创业激情对选择性拼凑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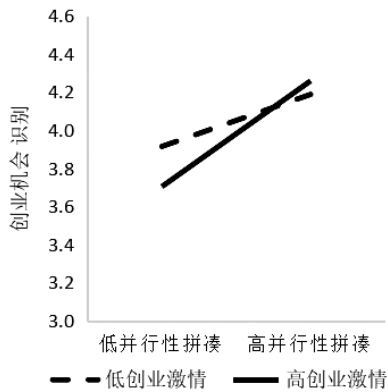


图3 创业激情对并行性拼凑的调节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研究发现:①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作用。②创业警觉对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③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均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两者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④创业激情正向调节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促进作用。⑤创业激情正向调节创业拼凑在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①在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创业情境下,从机会认知视角深入诠释了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的驱动作用,扩展了 Tang 等^[6]关于成熟经济环境中的企业家警觉性的认知过程,更佐证了创业认知理论“为什么某些创

业者能够识别被他人忽视的创业机会,与其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观点。②基于内部资源编排理论,从机会创造视角详细阐述了新创企业创业拼凑在创业警觉驱动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作用机理及路径,认为由创业警觉的认知作用激发的选择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能够通过手头有限资源的巧配和精创,来发现和验证可能的创业机会,其中创业认知、资源投入更聚焦的选择性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崔杰^[28]、Senyard 等^[44]的观点。由上述分析,创业拼凑驱动的机会创造行为不仅突破了新创企业在机会识别过程中的资源约束和壁垒,更有助于跨过被动等待创业机会的鸿沟。由此,研究从“如何做”角度揭示了新创企业内部有限资源如何转化为创业机会的内在机理,打开了创业警觉驱动创业机会识别的“暗箱”,进一步验证了从机会发现到机会创造的机会识别路径。③从心理层面阐明了创业激情对创业拼凑驱动创业机会识别的激励效应,同时阐明了创业激情在创业拼凑中介行为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创业情感因素对创业过程的影响研究。

(二) 实践启示

(1) 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是由创业警觉主导的创业认知过程。这要求新创企业:首先,要广泛拓展新信息和新知识的扫描搜索渠道和网络,逐步扩大扫描搜索的范围和深度,实现从强信息到弱信息的最大化覆盖,加快建立超越竞争对手的信息优势和知识势差,利用信息和知识的非对称性寻找潜在创业机会。其次,要利用警觉性的发散思维、跨界思维和集成思维不断嫁接各类新信息和新知识,通过信息和知识的关系、结构和功能创新,加快建构新的创业认知图式来发现更多的新应用场景,最大化潜在创业机会集。最后,要加强对潜在创业机会的评估判断,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匹配性来综合分析各个创业机会及其创业行动的引领性和可行性,做好创业方向和方案的优先级排序。

(2) 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是高创业警觉下由内部有限资源的创业拼凑驱动的创业机会创造过程。这要求创新企业在创业过程中,不仅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创业警觉性,及时洞察外部环境变化及未来趋势,率先发现别人尚未察觉的潜在创业机会,而且要敢于突破企业自身的资源认知

局限,来加快建立新的资源利用逻辑,以此通过手头有限资源的创造性拼凑,来打破公司创业中的资源瓶颈和壁垒,使企业既有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够快速适宜环境变化,加速了潜在创业机会的率先资源创造。与并行性拼凑相比,选择性拼凑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更加聚焦,更容易形成资源优势。因此,新创企业在面对众多潜在创业机会时,应优中选优将有限的手头资源投入到资源匹配程度更高的创业项目。即使选择了并行性拼凑,也应通过多个并行创业项目的竞争,逐步淘汰低成功概率的创业项目,实现资源聚焦利用。

(3)创业激情是创业团队贯穿创业始终所持有的强烈积极情绪,体现了对新创事业的热爱和坚守,促进了创业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推动作用。对此在创业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创业核心团队的创业激情,通过吸收更多自燃型创业者成为核心团队成员,建立核心团队对新创事业的高度认同感,使核心团队成员对创业目标更加关注和坚持,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应对创业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核心团队成员的带动示范作用,通过工作中的言传身教和有组织的团队活动传染传播创业激情,使更多的非核心团队成员产生对创业团队的归属感,建立嵌入新创事业发展的职业生涯追求,进而激发非核心团队成员更多的创业跟随行为。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第一,研究样本选择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山东、北京和江苏等省市,行业选择上也未实现细分行业的全覆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研究结论的普适应用价值,故后续研究应注意样本分布应更加均匀,以此开展跨行业、跨地域对比研究。第二,由于资源更为紧缺,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与资源相对丰富的成熟企业相比具有不同的认知行为规律。因此,下一步研究应重点探讨成熟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第三,边界条件仍需要进一步丰富。本文仅考虑了创业激情对创业拼凑对创业机会识别的调节作用,未考虑外部环境特征,如制度环境、环境动态性、复杂性等影响。新创企业作为新生组织,其经营活动更容易受到外部不确定环境的影响,故未来研究可将其加入研究框架中,拓展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 [1] KIRZNER I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2] 张秀娥, 徐雪娇. 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J]. 管理科学, 2019, 32(6): 86-97.
- [3] SHEPHERD D A, MCMULLEN J S, OCASIO W. Is that an opportunity? an attention model of top managers' opportunity beliefs for strategic ac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3): 626-644.
- [4] ARDICHVILI A, CARDOZO R, RAY S.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1): 105-123.
- [5] BARON R A, ENSLEY M 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s the detection of meaningful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omparisons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entrepreneur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9): 1331-1344.
- [6] TANG J, KACMAR K M M, BUSENITZ 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1): 77-94.
- [7] ADOMAKO S, DANSO A, BOSO N, et a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facilitating roles of networking capability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18, 36(5): 453-472.
- [8] LANIVICH S E, SMITH A, LEVASSEUR L, et al. Advancing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review, synthesi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139): 1165-1176.
- [9] DIMOV D. From opportunity insight to opportunity intention: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situation learning match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31(4): 561-583.
- [10] SHANE S,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00, 25(1): 217-226.
- [11] DETIENNE D R, CHANDLER G N. The role of gender i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31(3): 365-386.
- [12] 蔡莉, 鲁喜凤, 单标安, 等. 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能够相互转化吗? ——基于多主体视角的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8, 34(12): 81-94, 194.
- [13] TIMMONS J A, SPINELLI S, TAN Y.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M]. New York: McGraw-Hill/Irwin, 2004.
- [14] ZAHRA S A, RANDERSON K, FAYOLLE A. Part I: the evolution and contributions of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2013, 56(2): 549-572.

- [15]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et 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 1390-1412.
- [16] BAKER T, 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 [17] 葛宝山, 高洋, 蒋大可, 等. 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研究[J]. *科研管理*, 2015, 36(5): 99-108.
- [18] ALVAREZ S A, BARNEY J B.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1): 159-184.
- [19] CARDON M S, WINCENT J, SINGH J, et al. The nature and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4(3): 511-532.
- [20] WELTER C, MAUER R, WUEBKER R J. Bridging behavioral models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effectuation and bricolage in the opportunity creation framework[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6, 10(1): 5-20.
- [21] 张红, 葛宝山. 创业学习、机会识别与商业模式——基于珠海众能的纵向案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6): 123-136.
- [22] OBSCHONKA M, HAKKARAINEN K, LONKA K, et 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twenty-first century skil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inten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3): 487-501.
- [23] GAGLIO C M, KATZ J A.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1, 16(2): 95-111.
- [24] BUSENITZ L W.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6, 34(4): 35-44.
- [25] 白景坤, 查逸凡, 梁秋燕. 跨界搜寻对初创企业创新成长影响研究——资源拼凑和学习导向的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21(3): 166-174.
- [26] 王国红, 秦兰, 邢蕊, 等. 新企业创业导向转化为成长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以创业拼凑为中间变量的案例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8(5): 135-146.
- [27] 杨特, 赵文红, 李颖. 创业者经验宽度、深度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创业警觉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7): 88-104.
- [28] 崔杰. 母体知识资源分布对衍生企业创业机会影响研究: 创业拼凑的调节作用[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23(4): 178-189, 212.
- [29] 刘刚. 创业警觉多维性、转型环境动态性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J]. *管理学报*, 2019, 16(10): 1507-1515.
- [30] STEFFENS P R, BAKER T, DAVIDSSON P, et al. When is less mor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3, 49(4): 1277-1311.
- [31] FISHER G. Effectuation, causation, and bricolage: a behavioral comparison of emerging theori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5): 1019-1051.
- [32] 赵健宇, 廖文琦, 袁希. 创业导向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 一个双中介效应模型[J]. *管理科学*, 2019, 32(2): 33-49.
- [33] 孙永波, 丁沂昕, 杜双. 冗余资源、资源拼凑与创业机会识别的非线性关系研究[J]. *科研管理*, 2022, 43(1): 105-113.
- [34] BARRETT L F.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Darwinian approach to the science of emotion[J]. *Emotion review*, 2013, 5(4): 379-389.
- [35] 王竞一, 张东生. 先验知识转化为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的路径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7, 29(3): 21-30.
- [36] CARDON M S. Is passion contagious? the transferenc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to employee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8, 18(2): 77-86.
- [37] 张浩, 孙新波, 张雨, 等. 揭开创业机会识别的“红盖头”——基于反事实思维与机会识别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2): 296-303.
- [38] SENYARD J, BAKER T, DAVIDSSON P.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owards systematic empirical testing[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009, 29(5): 5.
- [39] BHAVE M P. A process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cre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4, 9(3): 223-242.
- [40] HANNAN M T, FREEMAN J.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49(2): 149-164.
- [41] HITT M A, HOSKISSON R E, IRELAND R 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managerial commitment to innovation in M-Form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wiley, 1990, 11(1): 29-47.
- [42] 祝振铎. 创业导向、创业拼凑与新企业绩效: 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 2015, 27(11): 57-65.
- [43] HERMANN P, DATTA D K.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16(1): 69-78.
- [44] SENYARD J, BAKER T, STEFFENS P, et al. Bricolage as a Path to innovativeness for resource-constrained new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 31(2): 211-230.

(本文责编: 海 洋)